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五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六

起居維單闕十月盡玄
默敦牂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濠為楚州團練使

承上卷徐
溫惡濠事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

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

人戰于河壩

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壩而緣翻河邊地也

梁人擊敬

瑭斷其馬甲

斷丁管翻薛史曰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

橫衝兵馬

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

殿丁練翻

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

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

窘

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窘渠隕翻

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

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

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

將為出兵

偽為于翻

會鄆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為

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

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處

昌呂翻驍
堅堯翻

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冠安州 丁

丑以劉鄆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劉鄆先以河朔喪師貶為團練使落

平章事今以平張萬進僞為使相

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

戚城在德勝西即春

秋時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

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

於潘張

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楊村之類一姓而名村也其他如麻家渡

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

距楊村五十里十二

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

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

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

凡行軍主將各有旗以為表識今謂

之認旗

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

南復扶又翻

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

河走保北城

楊村北城也

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

石君立即救晉

陽者也見二百六十九卷二年欲將之

將即亮翻

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

之誘音酉

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

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

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

考異曰莊宗實錄

天祐十五年賀瓌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
次于臨濮賊亦捨營踵我癸亥次于胡柳明日接戰王
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理志
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鄆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莊宗
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湖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保莊
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薛史閻實
傳皆云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
歸心是以濮陽即為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
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
令夕食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

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即為臨濮也
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書攻濮州稅課是濮州
猶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
教告諭曹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
屯於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瓌豈得更東
歸臨濮疑實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為濮陽史氏文
飾之誤也又莊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
又云攻下濮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
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
今年四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
瓌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
退軍行臺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雖
得濮陽弃而不守
今年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
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己酉蜀雄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

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吳禁民

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

唐御史臺

置主簿一人掌印受事發辰覈臺務主公廨及奴婢勲散官之職 今四方分爭宜教民

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州貪

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

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

唐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

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簿責者一

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

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都統謂豈可捨大而詰小

乎詰去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煩勞以是益

重之廷式泉州人也晉王自得魏州得魏州見二百

六十九卷元年

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効節都

將即亮
翻下同

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

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

施式
鼓翻

此其志不小不可使

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

職以為代州刺史

史言晉王不能信屬賢將
李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漢楊洞

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

校戶
教翻

夏四

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

之弟也

李璡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而死於梁誅友珪之時

性疎俊挾趙巖張漢

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琪

短

伺相吏翻

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之

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

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

右之

左右讀曰佐佑

止罷為太子少保

考異曰薛史止有琪作相月日無罷相年月

故終言之

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遂忠武

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

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

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

下戶嫁翻

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

朱友

謙自此遂歸于晉

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考異曰莊宗列傳

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旌賜之莊宗實錄列傳薛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請節鉞不許薛史末帝紀

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旌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歙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留後

恐是四年已陷同州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

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

見上卷上

年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

樂音洛沈持林翻鮮息淺翻少也

遂成寢疾

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

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

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

溫正色

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

誅張顥見二百六十九卷開平二年

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

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顥時

今從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曠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已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恐可求亦不應有此言

今從徒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越濛而立溥者濛為徐溫所忌也巳丑

宣王殂年二十四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溥楊行密第四子尊母王

氏曰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

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歐史職方考蜀以雅州為永

平節度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

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

州帥讀曰率下同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

原廟起于漢原再也巳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

橋曰萬里之路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

於此矣因以名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褻息列翻華陽尉

張士喬上疏諫以為非禮

華陽縣本唐貞觀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成都

分治乾元元年改為華陽縣華戶化翻

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可乃

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鄩等圍同州朱

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

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

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

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

便毗連翻

出入宮禁就

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

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

帽執弓矢而行

被皮義翻冠古玩翻

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

融上言

雒漢古縣唐屬漢州為州治所上時掌翻

不宜遠離都邑

離力智翻

當委

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凡兵一宿為信過宿為次

李存審

等至河中即日濟河

自河中濟河救同州

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

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

鄒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

時鄒兵出逐河中兵
晉騎反擊之獲梁騎

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

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

九域志
朝邑在

同州東三

河中事梁久

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

將士皆持

十五里

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

說式且歸

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

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

今方與梁相拒

謂相距于河上也

又

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

外城

將即亮翻華戶化翻懷音怪

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鄒

營鄆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

薛史曰鄆以餘衆退

保華州羅文寨

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

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鄆等宵遁追擊至

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

劉鄆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

為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 鄆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振矣故空弓可落也劉鄆先為晉兵所破見晉兵之來氣沮而膽消矣烏能與之為敵哉

存審等移檄告

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唐帝陵在同州

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

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甚

懼元年溫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帝使供奉官竇維說

之曰

說式芮翻

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

唐末溫韜為盜據華原縣李茂

貞以華原為茂州韜為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使實一鎮將比之

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圖曰然維曰當

為公圖之

為于偽翻

即教昭圖表求移鎮帝以汝州防禦使

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華戶化翻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

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復扶又翻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

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

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

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

壁於咸宜

壁者築壁壘以屯軍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

入良原

良原縣屬涇州九域志在

州西南六十里

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

陽

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

癸卯蜀將陳彥威出

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

杜佑曰岐山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為箭筈嶺敗補

邁翻筈古活翻

蜀兵食盡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宗昱屯泰州宗儔屯

上邦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

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從之

閬中林思謬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

癸亥泛江而下

泛嘉陵江也

龍舟畫舸

畫與畫同舸古我翻楚人謂大船為舸

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

始愁怨

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為然也

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

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

記諸侯不下漁色注云謂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內取國中為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則取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之妻其為漁也殆有甚焉

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累世

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

長知兩翻

雍容自逸治府第園

沼極一時之盛

治直之翻

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

僚佐

仰牛向翻

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諱宦者李

弘規用事於中外

外則李諱內則李弘規

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

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

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

州

此言唐末事叙張文禮之所自來省悉景翻

文禮好誇誕

好呼到翻

自言知兵

趙王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

更工衡翻

悉以軍事委之

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

事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乾化元年

鎔欲寄以腹

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還以為防城使鎔晚年好事佛

及求僊

好呼到翻

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

合音問

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

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鎔欲求仙故數

往遊

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

人從才

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營

莊鵲

石希蒙勸王復之他所

復扶又翻

李弘規言於王曰

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櫛風沐雨

櫛去瑟翻親冒矢

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
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
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問
間古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

長知
兩翻

王遂留信宿無歸志

詩九畹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再宿
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為信之義

不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環甲拔刃

帥讀
曰率

振音

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

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叛逆請誅

之以謝衆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投於前王怒

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

兵圍弘規及李諱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又殺蘇

漢衡収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為張文禮喉軍士殺王鎔張本治直

之翻下同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既

任公不復會計

上時掌翻復扶又翻會工外翻

悉焚之

初閩王審知

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

從才用翻

延

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

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

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好呼到翻

吳越王鏐遣使為其

子傳琇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

為于偽翻琇音秀

龍德元年

是年五月方改元

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去年七月蜀主

出巡遊至是方還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

知言女為妃無寵

蜀主王建廟號高祖

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

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卒子恤翻

韋妃者徐耕之孫

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

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

韋昭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

言之初為婕妤累加元妃

婕妤音接予

蜀主嘗列錦步障擊毬

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

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

更工衡翻莢如悅翻皂莢如猪牙者良藝之其氣酷烈

結

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

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

繒慈陵翻觀工喚翻敗補邁翻樂音洛

山

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

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

吹尺
睡翻以

至達旦以是為常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為匡

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

溫昭圖求
徙鎮見上

年靜勝梁之邊鎮且兩縣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
汝三州自來為名藩趙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投之
以託身而斬巖者昭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

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

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

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
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

元年遺
唯季翻

先王語余云

語牛
倨翻

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

臣

事見二百六十卷
唐昭宗乾寧二年

當是之時威振天下

振動也

吾若挾

天子據闕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

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

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

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

法物謂傳

國八寶之類

黃巢之破長安也

見二百五十四卷
唐僖宗廣明元年

魏州僧傳

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

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

宋白曰
同光初

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獻國寶驗其文即受命八寶也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於魏州將佐皆奉觴

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

唐室

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

救其患難

難乃旦翻

所以老奴三十

餘年為王捃拾財賦

唐昭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捃舉蘊翻

又居運翻

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

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

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

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

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

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

氏據梁益
國號蜀

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

宗復生

復扶又翻
下不復同

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

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太恩欲為王立萬年

之基耳

為于偽翻
下本為同

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此張承業所謂
從來征伐之意

也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張承業唐之純臣也烏可以宦者待之哉

考異曰莊

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

急趣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
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

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因凋弊之生靈臣以為一未可也殿下既化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賊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闕文承業謂莊宗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車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

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
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原復出又胡為哉今
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
奴是閹宦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
欲為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
而卒歐陽史兼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
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
宗父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
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獻實
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
實也如紀異之語承業為莊
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二月吳改元順義趙

王既殺李弘規李諱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

符

逼
翻 既得大權鄉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

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

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

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

併命

謂一時皆誅死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

感泣

感張文禮則
趙王銘矣

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

飲酒而謀之

潭城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鎮陽殘杏
詩云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

註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
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

酒酣其中驍健者

曰吾曹識王太保意

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
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

今

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

而出

斷音短

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衆詣德明第請為

留後

帥讀曰率

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

唐穆宗長

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

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

託於梁

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三月吳人歸吳越

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

錢鎰被擒見二百六十卷唐天祐二年錢唐

吳越國都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

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

年廣陵吳國都史言錢

楊兩釋俘因以固和好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

鑑為鎮海節度副使

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

張文禮遣使告

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

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

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

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晉王

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為興兵討文禮張本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舉兵趣大梁

九域志陳州北至大梁二百四十里趣七

喻翻詔陝州留後霍彥

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

陝失
冉翻

友能至陳留

九域志陳留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

兵敗走還陳州諸

軍圍之五月丙戌朔改元

方改元龍德

初劉鄩與朱友

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

事見上年

至陝州先遣使移書

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

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

尹皓段凝與劉鄩同

攻朱友謙因其諭友謙而不

服遇晉兵而敗退得以譖之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

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

梁以洛都為西都

密令留守張宗奭

酖之丁亥卒

史言梁自翦其爪牙考異曰莊宗實錄云憂恚發病卒薛史云張宗奭承朝廷密

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惠王

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既許藩鎮

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

循詣行臺

蘇循依朱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

循至魏州入牙城

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

廨古臨翻

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

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

唐制敕皆天子畫日蘇循以迎

合禪代之議為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勖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

王大喜即命循以

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惡烏路翻

張文禮

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

又遣間使來告曰

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二年三年間古覓

翻

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

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

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

釁許則晉

覲翻

人不可復破矣

復扶又翻

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

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

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

何利焉帝乃止

史言趙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

津獲文禮蠟九絹書

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

晉王皆

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

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

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

悅之

張文禮蓋自置鎮冀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勞力到翻

習見晉王泣涕請留

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

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元年義

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

腋羊益翻

吾誠痛之汝苟不忘

舊君能為之復讎乎為于偽翻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

千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

敵故使謂王鎔也已死稱為故使使疏吏翻下同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

引劍自剄剄劉古頂翻顧無益於死者顧回思也死者亦謂王鎔今大王念

故使輔佐之勤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

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為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搏

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

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

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

拔趙州刺史王鋌降

鋌音蟬

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

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

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

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鎮州

決

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瑋中流

矢卒

中竹仲翻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

聞之謀悉楊村之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

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

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

誘音酉羸倫為胡

梁兵競進晉王

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

敗思遠走趣楊村

趣七喻胡

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

藉

藉慈夜翻

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

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

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

邑

陘邑本前漢苦陘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

陘邑屬定州妖一遙翻陘音刑

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

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

遺唯李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

處直愛之置新

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

之

庶子為孽妻七細翻

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

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

以平日鎮定相為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

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

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

乃潛遣人語郁

新州窮邊也北接契丹語牛倨翻

使賂契丹召令犯塞

務以解鎮州之圍

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能為契丹鄉導以冠晉

其將佐

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

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

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

按張文禮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當有使字暮歸

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

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

凡官府第舍以

東為上西第者即安養間之地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盡殺處直子孫在

中山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

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為唐明宗朝王都又
以中山召契丹張本

吳徐

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

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

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

以脂

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無聲

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史言徐溫

雖不學而知先王制禮之意

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吳王尊其父楊行密

廟號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

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

徐知誥自團練陞觀察尋自廉軍建

節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

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入朝因

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

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

徵為右雄武大將軍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

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

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

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

呼吸之間未知攻城之難也

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

趣七喻翻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唐縣唐

屬鎮州九域志在

州北五十五里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

張文禮因盧文

進求援於契丹事見上

王郁又說之曰

說式芮翻

鎮州美女如雲金帛

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

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

史言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

心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

樂音洛勝音升

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

徼一遙翻

吾聞晉王

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

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

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

事

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

攻定州

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

王都告急於晉

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

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北至易州八十里

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

昌行視

行下孟翻

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

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

數百兩遺之

語牛倨翻
遺唯季翻

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

平章事

辰淑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

之

太祖乾化元年姚彥章已弃容州
歸潭州而領寧遠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

毆其胷

省悉景翻
毆烏口翻

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

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

掣尺列翻
幾居豈翻

甲

午晉王至新城南

按魏收地形志新城
在無極縣時屬祁州

候騎白契丹前

鋒宿新樂

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
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

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
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
後語訛呼西為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
新故曰新樂

者主將斬之不能止

將即亮翻

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

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

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

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

也

誘音酉難乃旦翻

王新破梁兵

貞明五年破賀瓌於胡柳又破王瓚于戚城是年破戴思

遠於威振夷夏

夏戶雅翻

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

沮在呂翻索昔各翻

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
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
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
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之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

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

帥讀曰率

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

萬餘騎見之驚走

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

晉王分軍為二逐

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
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

下契丹主乘奚車卓犴帳覆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

都

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

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

請以愛女妻王子繼位

妻七細翻王都新纂義武以附于晉申之以婚姻自固也戊

戌晉王引兵趣望都

趣七喻翻

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

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

酋慈秋翻餒弩罪翻

為其所圍晉王力

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

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

州

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

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

無食死者相屬於道

屬之欲翻

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

曰天未令我至此

既敗而又遇雪因歸之天屬之欲翻

乃北歸晉王引兵

躡之

躡尼輒翻

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

藁工老翻禾稈

也

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

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

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

還從宣翻

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

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

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契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

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

以王郁誤之入寇也繫涉立翻

自是不聽其謀

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

匈奴須知媯州東南距幽

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媯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

授山北都團練

使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

我在南兵少

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

不攻德勝必

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

澶州

時澶州治頓丘

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

趣七

嗣源

引兵先之

先悉薦翻

軍於狄公祠下

唐狄仁傑刺魏州有遣忠政州人為之立祠

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

將騎兵挑戰

挑徒了翻

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

掠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

斷其出入

重直龍翻斷音短

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

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

之燒營遁還楊村

蜀主好為微行

好呼到翻

酒肆倡家靡

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倡音昌惡鳥路翻著

陟略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

呼沱水環之

環音宜按薛史寶攻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

內

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

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

其人總言鎮兵五百餘人也

寶輕之不

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

音壞

怪

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

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

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

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

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蜀主取何康之女其夫以

之而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

甲戌張處瑾

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

故營閭實營也邀

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

鎮兵發矢中其腦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孫策之中頰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

之重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

嗣昭箴中矢盡

箴以盛矢音房六翻

拔矢

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

殪壹計翻

創初

良翻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

御進也

嗣昭遺

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

任音壬姓也

使督諸軍攻鎮州

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

史言任圜之才

晉

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

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

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

帥讀曰率

晉王遣母弟

存渥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

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

殘葺理軍府備有勲勞身死行陳之間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曾無喪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

存渥晉王同母之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

能繼襲繼遠繼儔為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

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繼韜陽讓以

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

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

殷盛也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

為李繼韜叛晉

附梁張本

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韜為

安義留後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耳及繼韜降梁梁亦

以為匡義節度使今人

閻寶慙憤

以鎮州之敗也

疽發於背

猶謂澤州為安義云

甲戌卒

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

之西鄙

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州接境近其新翻

閩將王延美將

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偵丑鄭翻

巖遁逃僅免五

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

真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真定

其津渡之處猶有東垣之名

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

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

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撻斂

撻蒲侯翻斂力贍翻

防城卒皆徵月課

縱歸

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

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

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

詰去吉翻

執存儒遂克

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

共城新鄉二縣皆屬衛州

舊唐書地理志曰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縣漢共縣也唐為共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鄉縣為鎮屬汲縣汲縣又

有淇門鎮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

於是澶

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

九域志澶州西至衛州二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衛州

一百五十里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

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

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

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

引十餘人關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

斷音短

夾擊

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

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號為怯晉王仗順討逆宜一鼓而

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瑭殞斃於前閭寶敗退於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弑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

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

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

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

以納晉兵比明畢登

總馳偽翻
比必利翻

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

黨高濛李翦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

尸於市

翦章怨翻
磔陟格翻

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

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

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

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

當斬衰以葬之

且為君服斬
衰衰倉回翻

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

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

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

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

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

能取河南一鎮是以君子貴於踐言

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加李存審兼侍中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

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

張承

業平李克寧存顗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為于偽朝

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

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瓚藏早翻

十

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

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

趙季良

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

子禮

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

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

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

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是歲契丹改元

天贊大封王躬又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

帥所類翻

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

寬厚國人安之

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

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追圖經紀載疎畧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五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一

昭陽協洽一年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
勗嗣封及即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

號曰唐通鑑曰後
唐以別長安之唐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
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
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
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

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
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同光元年

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

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

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

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

亮翻下同

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

盧質謾罵晉王諸弟

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

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

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

相

考異曰薛史作盧澄今從實錄莊宗列傳

以質為禮部尚書 梁主

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

邛繆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稱尺證翻

謂所居

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

臣

將即亮翻

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

以建國不肯復

稱鎮海鎮東軍節度

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

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

省等使

使疏吏翻領節制皆署

考異曰十國紀年繆功臣諸子

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借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為數笞已次更復唱而

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食用紬布常膳惟羹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蔬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勲業志戌申英政錄弘侑子易撰家話叔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主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它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從家話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

義留後

事見上卷上年

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

而間之

復扶又翻間古覓翻

曰晉朝無人

朝直遙翻

終為梁所併耳

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

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

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晉遂取潞州因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

任音

琢蒙

復說繼韜曰

說式芮翻

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

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

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

更工衡翻

以繼韜為

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

質音致

安義舊將裴

約成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

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

二年為一紀
使疏吏翻

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

死謂之捐

館言弃捐館

舍而逝也

樞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

弃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

親之教命
背蒲妹翻

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

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

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

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

帥所類翻

崇韜薦橫海節

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外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

興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

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

曰遂者先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

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

因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為同光

尊母晉國太夫

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

君子以是

知帝之不終

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

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

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宜者為之其職

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均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官者為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寵任官人始以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樞密歸之內侍

郎租庸使

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

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

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

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

詔盧程詣晉

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

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

晉王克用謚武皇帝

太后亦自謙退

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

忸怩不自安

忸怩女六翻
女夷翻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

獲沒於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

歔音虛歔
音希又許

既翻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

元僚故用之

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瓚為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

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

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

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

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為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

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

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

梁貞

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

宗韜惡其舊人位在已上

惡烏路翻

乃薦

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

唐制

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

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宗韜

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衆議

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

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為支度務

使

故宗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為興唐

府建東京

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為東京又興唐府改元城為興唐縣貴鄉為廣晉縣

又

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

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

虞侯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

任圜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

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

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為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為興聖宮

以皇子繼岌為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

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沼磁鎮冀深趙易祁定

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

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
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

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

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

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

以下為七室

唐廟四
親廟三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

鈔楚
交翻

幽州食不支

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

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

戴思遠屯楊村

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
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

留順密與巡

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顓守鄆州

燕音煙姓也顓魚容翻

順密

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顓皆失衆心可襲

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弃數千

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

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

取乎

鄆州本東平郡

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

事見二百七十五卷梁貞明四年

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

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

楊劉

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

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度口日已暮陰雨道黑

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

河至城下鄆人不知

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

李從珂

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

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顥奔大梁嗣源禁焚

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勣判官趙鳳送興唐

雷都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

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

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

燕顓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

歐史職方考梁置宣

化軍於鄆州

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詰去吉翻趣讀曰促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

見賢遍翻

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

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

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

不可救也

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鬪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

梁主

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

聞之自將親軍屯潭州命蕃漢馬步都虞侯朱守殷守

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

備之

唐韻唐突作僇突又作盪突唐盪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

守殷

王幼時所役蒼頭也

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又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遣使遺吳王書

遺唯季翻

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

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

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皆失笑

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

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

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

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楊村

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鼓以吹火

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

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

更工衡翻趨七喻翻

天微雨朱

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

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

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

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店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

店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聲勢大

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

趨七俞翻

與鎮使李周固守

命守殷弃德勝北城撤屋為棧

棧音伐大曰棧小曰桴

載兵械浮

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

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

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

有勝負比及楊劉

比必寐翻

殆亡士卒之半

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

也

已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

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

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城

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

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

百里以赴之

帝在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

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

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

壘重複嚴不可入

重直龍翻

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

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

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

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

詗古永翻徑又翻正翻

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

之

令力經翻挑徒了翻

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

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

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番人

歐史曰康

延孝代北人為太原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

軍卒有罪亡命奔梁

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

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

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

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

馬家口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

行恐衆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

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

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

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

先悉薦朝

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

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

紕斂艦帝艤舟將度

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紕息列翻索也

艤魚倚翻亦作樣漢書

音義整舟向岸曰樣

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

麻家口馬家口

鄒家口皆汳河津渡之名亦因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

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

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殿之禍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弃鄒家口復

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

敗補

邁翻春秋晉宋曹衛同盟于清丘杜預注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

段凝以

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凝段

聞清丘驛之敗以為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逼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于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

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

連艦即列於河

王彥章等聞帝

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

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

死者且萬人

暈於歇翻傷暑而死也

委弃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

計

錫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掩晉人之不備取勝於楊劉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

楊劉

比至圍解

比必利翻

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

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當

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

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

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

之沮在呂翽翽奴教翽

惟恐其有功潜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

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

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

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

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勞力到翽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

兼興唐少尹任團圜之第帝之從姊壻也

從才用翽

詣程訴

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

豸馳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

牙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

相息亮翻

乃敢辱吾九

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

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

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為兄獍讀

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

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

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路窺懷洛

則澤州為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

卿為我取裴約以來

為于偽翻

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

深惜之 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

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濮博木翻

初梁主遣段凝監

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

監古銜翻歐陽史以為太祖時

考異曰

事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疎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

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

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

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

服人眾議詢詢

足為于偽翻詢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洵洵同

恐貽國家深憂

張宗奭此言必敬翔等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

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

已爾

言國勢之危已如此也

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為段凝誤

梁張本

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

河

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為名將即亮翻

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

剽匹妙翻澶時連翻

梁主命王彥章將

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

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

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

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

戊戌康延孝

帥百餘騎來奔

帥讀曰率騎寄朝

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

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

梁事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

朝直遙翻少詩

治翻下同

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

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

如溫

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
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
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

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

斂行伍

斂力瞻翻又上聲行戶剛翻

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

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

進止可否動

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

自石會關趣太原

陝失冉翻趣七喻翻

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

衛邢沼寇鎮定

相息亮翻

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

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

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

定矣

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

帝大悅

蜀主以文思

殿大學士韓昭

唐末之遷洛也改保寧殿為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

內皇城使潘

在迎

考異曰在迎先為內皇城使貶雅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

武勇

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

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

史言

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膽翻和戶臥翻嘲陟交翻謔這却翻俚音里褻息列翻樂音洛在珣彦朗

之子也

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

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

斷

亂

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鉞庾傳

素等

錯口駭翻

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

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賛獻陳後主三閣圖

陳三閣見一百

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

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

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

陽宴近臣於宣華苑

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

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

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

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

間古莧翻人有

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

因諧笑而罷

帝在朝城梁段凝

進至臨河之南

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

水縣入馬澶水即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為水臨河澶淵

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

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即東黎也隋

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

澶西相南日有寇掠

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

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

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

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

澤潞

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

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

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

道入寇

即康延孝之言

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

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

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

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

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

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

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

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

梁太

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櫛側瑟翻

其志欲以雪家

國之讐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

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

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誰為

于偽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度徒日翻

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

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謂我猝不

能渡恃此不復為備復扶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

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

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

根本內虛為敵所窺所謂重戰輕防未有

不敗亡者也降

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

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

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

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

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

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

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

鄆州

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

李嗣源遣李從珂

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

敗補邁翻薛史作遞公鎮今從

考異曰

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

舊唐書地理志

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殷密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

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

悉遣其家屬歸興唐

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

冬十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 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友歸興唐與之

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

而焚之

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策

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

言同守東京

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

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

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

遇梁兵一戰敗之

敗補邁翻

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

頃

少頃謂少頃刻之間

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

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

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彦拔稍刺之彦章重傷馬
章素善故識其語音騎奇寄翻

躡

刺七亦翻重直隴翻躡陟利翻

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

監古街翻

曹州

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

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

岐降蜀為蜀所殺

彦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

是帝謂彦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

將何不守兗州

將即亮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

中都無壁壘何

以自固彦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彦章之材

欲用之賜藥傳其創

創初良翻

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

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

窮死自其分

分扶問翻

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

遣李嗣源自往諭之

復扶又翻

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佖

烈乎

佖其吉翻

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

賀帝舉酒屬嗣源曰

屬之欲翻

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

邠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邠所患惟王

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

傳讀曰附

然後觀

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

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

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

河

即謂段凝所決護駕水

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

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

陳讀曰陣

晝夜兼程

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

離力智翻

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

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

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

梁

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

昇音余又羊如翻

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

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

為用遂斬之

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

丁丑至曹州

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

二百四十餘里

梁守將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

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

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

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

懟直類翻怨也

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

梁太祖鎮宣武敬翔

即為幕屬以至為相汜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

府三十餘年誤也

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

門生

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

臣前後獻言其匪盡忠陛下初用

段凝臣極言不可

事見上

小人朋比

指趙張也
比毗至翻

致有今日

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

言段凝之兵欲
還救大梁為決

河之水所限
其道回遠

臣欲請陛下出避敵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

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

下計者

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
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為于偽翻

臣願先賜死

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

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

九域志大梁
北至滑州二

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
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

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復限水不能進復扶時城

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

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

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夫冉翻或言其

誘致禁軍欲為亂誘音西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

幽于別第友能反見上卷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

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

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况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故

附於此

梁主登建國樓

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

面擇親信厚

賜之使衣野服

衣於既翻

齎蠟詔促段凝軍

蠟詔猶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

之蠟

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

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

甫麟曰

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鑄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

凝本非將才

將即亮翻官

由幸進

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

今危窘之際

窘渠隕翻

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

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

終為于偽翻下臣為同

趙巖曰事勢

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

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

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

旦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

俛首久之

俛音免

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曰

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

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

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

九域志大

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從才用嗣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

梁主謂皇甫

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

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

首也一讀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

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

可斷吾首

斷音短

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

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

剄劉古隕翻

梁主

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

約

約上當有儉字句斷

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弃

敬李舊臣

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

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唐天祐三年梁受唐

禪歲在丁卯三

主十七年而亡

巳卯且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

大梁

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為含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

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

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

年改為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為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

勞之

勞力到翻下勞賜同

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

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

下與爾共之

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

帝命訪求梁

主頃之或以其首獻

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敢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

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
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李振謂敬翔曰

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

朝直遙翻下同

翔曰吾二人為

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

對是夕未曙

曙常怨翔天明為曙

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

矣

梁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

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

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

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

復扶又翻

帝宣敕

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

所齎之貨

元徽趙巖可為
怙權冒貨之戒

昭圖復名韜

梁賜溫昭圖名
見二百六十九

卷均王貞
明元年

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

函之藏於大社

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
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

段凝自

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

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

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

帥讀曰率
勞力到翻

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

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抉其心

齧恨沒翻又下
結翻鰲也抉於

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珣為萊州司戶

蕭頊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

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

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

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

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萬年屬京兆府唐為顗萬年人赤縣時復以京兆為

廣明元年從才用翻

西翹教之孫封教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兆人權龜之孫

也

王龜式之兄也
唐咸通間有名

段凝杜晏球上言

上時掌翻

偽梁要人趙

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

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

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弃母負恩背國

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

貞明四年
背蒲妹翻

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

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

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

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

箭莖也鏤郎豆翻
射古我翻又公早翻

射帝中馬

鞍

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

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

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

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

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

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

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

爭譽之

譽音
余

恩寵隆異已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

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

將即亮翻校戶
教翻更工衡翻

將校

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

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

賞決策滅梁之功也

崇韜權兼內

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

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

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後各復本姓名

乙酉梁西都留

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

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

年平元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

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

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嘻甚矣邊番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

帝欲發梁

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

聖恩帝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

鏹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墳緒其山也

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

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友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時以鎮州為北

京魏州為東京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

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

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

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

上本道將吏

籍

上時掌翻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

季興

以獻祖諱國昌也更工衡翻

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

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

舊將

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安知彼不以仇敵相

遇乎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

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

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

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

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

以待之耳

善哉
覘也

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

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

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

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

王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

霍丘吳之邊邑徐知
誥命王稔以巡邊為

名因代
泰章

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

詰之者三

詰去
吉翻

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辯泰章曰

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

治直之翻

徐溫曰吾

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今日富

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偽為于翻

彗星見與鬼長丈餘

與鬼五星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

蜀

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

玉局化在成都

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

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

徹救列翻

故彗

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

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

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傳

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

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

其頰

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擊也

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

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

牟踐民稼

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

中牟令當馬前諫曰

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

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

知吾天子好獵邪

好呼到翻下好采同

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

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

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

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況

使伶人侮弄之哉

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

貨賂結之

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

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

首進好采問閭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

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由是進

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

兄事之

孔巖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減梁以季

父自居辭禮甚倨

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

籍義猶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

與之宴寵錫無筭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異曰考

實錄甲辰議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為東京洛京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

繼麟命繼友兄事之

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

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

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賜

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

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

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

為于偽翻

溫韜發唐山陵殆徧

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其罪與朱溫

相埒耳

埒龍輟翻等也

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

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戊申中書奏以國用

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

月以次代之

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通

其西班牙上將軍以下令樞

密院準此

於朝會之序武官班

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

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

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

其

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

唐東京亦有太廟末世東

遷嘗嚴奉故張全義請上修謁

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

封府為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

軍

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

以郭崇韜勲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

家以佐之

朝直遙翻下同

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

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

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

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

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為太祖冊禮

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

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

諳鳥含翻

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

光逢之弟

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

說岫之子廷珪逢之

子也

薛逢唐會昌間有文聲

光胤性輕率喜自矜

喜許記翻

說謹重守

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

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

杜門不交

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

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

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

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

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

守事

出張憲守魏州

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

使謙彌失望已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

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

從千朕欲用

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

梁改長安為永平軍

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

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

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

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

雄軍安州為安遠軍

帝既滅梁特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

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梁始為定昌軍後改建

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

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

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

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

年本朝謂前唐也

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

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救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

下本道錄進

下戶嫁翻

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

所為欲北走契丹

走音奏

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

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

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

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

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

主上於

公季父也

李嗣昭以晉王義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

往必無虞繼韜母

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

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

稱尺證翻遺唯季翻

為于偽翻下亦為同

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

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

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

以其

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為之言及繼韜

入見待罪上釋之

見賢
通翻

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

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

繼韜兄弟欲
殺存渥事見

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
州義成軍為宣義軍帝復唐舊

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

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

冀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

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

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

韜之室料簡妓妾

料音聊妓渠綺翻

搜校貨財不時即路

即就也

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

繼韜及其二子并繼

遠為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

繼韜兄弟七人繼傳居長故呼為大兄

貪淫如

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

下百騎坐戟門呼曰

史炤曰列祭戟於門故曰戟門誰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

與吾反者因攻牙宅

牙宅即使宅也

斬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

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

私第

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

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

騎皆散乃自剗

從才用翻
剗古頂翻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

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

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蓄財拒諫內外皆

怨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

伶官謂伶人及宦官

也厭於
鹽翻

季興忿之帝欲畱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

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

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畱不遣弃信虧義沮四海之心

沮在
呂翻

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

九域志洛陽東至許

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

言彼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勣渠京翻

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決旬莊宗且悔遽以急

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

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佳而生不

若去而死遂弃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

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

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

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故斬關夜丁酉至江陵握梁震

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

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

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乃對功臣舉

曰新朝朝直遙翻

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
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
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史言帝荒淫驕矜為
隣敵及姦雄所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